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合十一

大渴宥禪師法嗣五人

歸宗慧通禪師

興教慧憲禪師

崇福清雅禪師

記上三

崇福貴安禪師

記上六

大渴和尚

已上二
人無錄

育王璉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佛日戒弱禪師

記上五

天宮慎微禪師

徑山雄琳禪師

記上五

臨平勝因資禪師

彌陀正考卷主

記上五

金山寶覺禪師

記上五

安嚴崇海禪師

廣慧利和禪師

記上九

明仙道信禪師

鳳凰文喜禪師

記上九

佛日道榮禪師

西禪懷義禪師

記上九

精嚴同定禪師

慈雲居慧禪師

記上九

葛壽洪德禪師

寶雲有馨禪師

東禪智質禪師

錄

東禪智質禪師

極樂興嗣禪師

錄

普先慶忠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錄

解空清瑞禪師

五磊智環禪師

錄

顯聖宗利禪師

孫覺華老居士

已上十八人
人無錄

靈隱知禪師法嗣二人

雪峰守超禪師

錄

承天簡禪師法嗣二人

瑞安僧印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智者利元禪師

崇福了禪師

錄

九峰鑑韶禪師法嗣一人

鳳凰有從禪師

錄

大梅法英禪師

海印法安禪師

已上五
人無錄

稱心倧禪師法嗣一人

因勝師俊禪師

錄

長蘆福禪師法嗣六人

護國從利禪師

已上四
人無錄

慧日堯禪師

錄

報本蘭禪師法嗣二人

錄

中際可邁禪師

錄

稱心明禪師法嗣一人

錄

上藍光寂禪師

錄

承天宗禪師法嗣九人

合十一
錄

崇福了禪師

錄

承天守明禪師

錄

大龍德全禪師

錄

鳳凰有從禪師

錄

海印法安禪師

錄

崑山晏玉禪師

錄

法雨重俊禪師

錄

護國從利禪師

錄

長蘆福禪師法嗣六人

錄

廣慧和禪師覲
長蘆法海禪師
資福文雅禪師
天衣和禪師法嗣二人
菩提志專禪師覲
雲居齊禪師法嗣五十六人
雲居契瓊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保福居煦禪師
清溪清禪師
金鶩虛白禪師
上藍普禪師卷上

靈隱文勝禪師
廣慧智全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萬松廣智禪師
翠峯洪禪師
龍華悟乘禪師

壽寧真戒禪師
壽寧楚韶禪師
三祖慧雲禪師已上五人無號

報恩行思禪師
興國洪禪師
九峰子玄禪師
雲龍子才禪師
雪竇遁新禪師
達山智果禪師
上方子澄禪師合上
清化智聰禪師
羅漢懷端禪師
育王居素禪師
薦福臻禪師
龍華有忠禪師

漳江昭遠禪師
楊岐居蘊禪師
鷄湖令新禪師
三祖岳禪師
報本義圓禪師
楊岐德海禪師

化城舍平禪師
象田德圓禪師
圓通利柔禪師
化城自顏禪師
清化子昌禪師
顯聖居耀禪師

雲居慧震禪師

興化善能禪師

北禪覺寧禪師

慧日達禪師

甘露真禪師

東禪清顯禪師

岳楚永柔和尚

彬州文靖和尚

明州智遠和尚

越州承雅和尚

南岳彥詮和尚

西蜀義詮和尚

安德玄邃和尚

玄寂義勲和尚

饒州仁鑑和尚

撫州保麟和尚

南山省堂主

正慶惠洪和尚

鹿門慧昭山主

蘇州慶思和尚已上四人

功臣軻禪師法嗣四人

聖壽志昇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已上三寶華懷古禪師無
摶賢澄湜禪師法嗣十一人

摶賢澄湜禪師法嗣十一人

定山惟素山主

福嚴省賢禪師

仰山智齊禪師已上五摶賢智通禪師

石佛宗禪師

東禪覺寧禪師

雪賣惟則禪師

西余榮禪師

南岳福嚴和尚已上六人

羅漢林禪師法嗣十五人

長蘆贊禪師

支提昭愛禪師

靈峰道誠禪師

仰山擇和禪師

崇勝道珍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慧力紹珍禪師

大寧慶璵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雪峰善譽禪師

無錄

禪

何山曉禪師

興國慧禪師

已上七人見錄

景清素禪師法嗣四人

承天誓岑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何山日俟禪師

翠峰子淵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承天自能禪師

乾明同禪師法嗣四人

雙池智常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含珠洞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禪

萬杉懿宣禪師

漳江昭達禪師

已上七人見錄

崇勝楚齊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雲居舜禪師法嗣

已上四人見錄

羅漢齊因禪師

鳳樓卿禪師法嗣一人

已上七人見錄

金陵蒋山法泉佛慧禪師

隨州時氏子僧問

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

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

永安楚禪師法嗣一人

踰山重秀禪師

無錄

一句師曰大燒眉毛問祖師面辟意旨如何

急切

雪峰敦禪師法嗣一人

無錄

師曰擣天柱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閻曰為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

合十

五

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為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来不来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觀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

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蠟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眾還委恁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棲菴烟鑊

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熟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達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鑄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攢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

缸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

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

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眾曰効去久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

鼻孔称重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僧問六月休歇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爛嚼清風飽食明月云學人有分也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鶯啼綠柳鵲噪花枝於斯萬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

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州開元瑩禪師上堂曰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又曰倏倏忽忽東涌西沒無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拶破

合十

七

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鵠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大鴻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為何事師曰為緣生慶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室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柱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柱杖子穿過諸人觸體須

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白顛預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覺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柱杖尋常持何此況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日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僧問如何是崇福境師曰磬敲寒月夜香炷白雲朝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俗是俗云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毘盧頂上金冠子云重重蒙指示千

古為流芳師曰笑殺旁觀者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彌禪師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曰草鞋踏實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卷之二

福州大宮慎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

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
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湖州人初住大明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

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
師曰神岳峰高尾間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
風師曰神鷺頂上軒眉坐黃鸝岫中昂首行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
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搘拙火殘飛白
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狹

山西呂明月父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僧問知師父蘊囊中
寶今日當塲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内外醜拙
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像師曰莫將黃
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
得師曰覩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

方普照盲者不見益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陽若據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鑠玄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温州彌陀正彥菴主一日禮拜雲賣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曰有無且致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

今十一九
葫蘆倒纏藤主曰道什麼良擬對主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主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何人

靈隱知禪師法嗣

答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聲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廬門前打犬兒

溫州瑞安僧印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

曰頭大耳小云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棒下識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師於熙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靈劍冷光

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趺坐而逝茶毗歎肯獲舍利五色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祖鏡法英禪師姓張氏本州鄞縣人初住襄陽白馬開堂問答罷乃曰至道無

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歲教不為多言一默毗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惡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半途這箇事須遇明眼證據貧道今日功不浪施特此舉揚上祝皇風情與無情得

合十一

十一

無生忍次居大梅判宗留後仲爰一見道契奏賜師名上堂曰祖師不會禪諸佛不會道學道與學禪諸方闊浩浩或以玉為塵或認石為寶參得一肚皮特地生煩惱不煩惱解會何如入荒草寄語恭禪學道人頭邊白髮年年新何如來與大梅老相共開田博飯契

一生參學事畢珍重又曰三十六旬之始七

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

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大吉
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提唱且道還有
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

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又曰春山笋蕨正
蒙茸好把黃梁撤晚春莫謂西來無此意祖
師渾在鉢盂中參

稱心棕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
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 咄咄咄井底湫湫
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
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
覺睡霜鍾撞作兩橛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
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

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
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金殿白銀床咄上
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
箇箇踏不著祇為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
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楊
眉瞬目籠中難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

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沽酒呼盧每大醉唱抑詞數闋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成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眾曰吾明日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掘木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頭頭醉裏却有分別今宵消醉何處柳岸岸曉風殘月言訖麻然感之已矣矣矣

春鳥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

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膩淡與廣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承天宗禪師法嗣

饒州崇福了禪師上堂僧問大眾雲臻請師

說法師曰青蓮不惜親父付罕遇知音會破頤云一句無私解心有賴師曰箇中端的盲沙界共流通云若不曉渤海焉知波浪寬師曰一滴曾溪水時人被陸沉乃曰遲日和風柳皴桃綻當萬物發生之際是般若流運之時草木芬芳因林秀媚且道無影樹子抽條

也未遂拈拄杖云看看築著梵王鼻孔擰破
帝釋眼睛盡大地全是山僧諸人無分若也

薦得盡大地全是諸人山僧無分如或未然

打鼓普請看又曰雲擁奇峰水盈自整橫扁
舟於古岸釣皓月於波心紅尾錦鱗佛家末

車驪珠荊璞未足為珍直竹撮土為金何似

合上
轉凡成聖大衆賢愚凡聖古今條例目道作
庶生轉良久曰琉璃盞子人皆有無苦常時

祇為龐下座

杭州承天守明禪師上堂曰劍輪飛處好定
綱宗石火電光眼中著眉所以曹溪拈拂已

涉痕瑕雪嶺輶桂急須著眼若是行脚上士

木分禪派縱教喝散白雲衝開碧落如斯受
用又屬建化門中若也正令提綱任是三頭
六臂底出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參

湖州鳳凰山護國仁王有徒禪師僧問墨花
已現人天仰願聞金口副群機師曰白雲垂

憩落無處不為霖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

梨轉鼻孔云不因伸請問爭辨我師機師曰
用不著問箭鋒相拄笑殺初僧啐喙同時千
山萬水不涉程途請師速退師曰一二三四
五云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墮崖落壑
云作家宗師師曰放汝三十棒乃曰宗庶一
舉海辨難詮祖令當行要津無路真如凡聖

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據此誠實還可舉揚也無既昇此座不可徒然方便門中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十二時中如何

趣向若向這裏薦得行住坐卧任運施為見

聞覺知隨緣應用塵塵彌勒刹利刹善財山河大地自己家風妙明真心非增非減若能如

合十一

十三

是方稱大丈夫久立

鼎州大龍山德全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聲前拍不散云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句後覓無蹤

蘇州崑山慧嚴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云自

後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什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消樹花落枝空師曰放汝三十棒

長蘆福禪師法嗣

迦

金陵清涼廣慈和禪師上堂曰達磨祖師無端特一杓惡水潑在天下老宿頭上直得天下老和尚說禪說道南北紛紜續談傳芳亘今亘古山僧今日親遭一杓擺脫無門揚千古之玄風振一時之軌範良久曰看看山僧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還覺也無

如或不知更看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消息若何為煞勤為報未歸客月滿秋天霜

冷時參又曰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
且圍爐困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
賢家內不曾尋柱捧緣門討任使計過半辛
苦生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却門前草復曰諸
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麼生去歸堂喫茶
又曰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

普三時打鐘二時打鼓處處分明頭頭薦取
復拈拄杖曰諸禪德還會麼三世諸佛盡在
東許拍禪牀一下

天衣和禪師法嗣

卷

杭州護國菩提寺禪師僧問遠離嘉禾縣
境已届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

嘉禾不遠云恁麼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衲僧
僧便喝師曰捧上不成龍乃曰說即天地懸
殊不說即眼瞎東藏身眉毛上躊躇說與不
說拈放一邊舉拄杖云且道這箇是什麼良
久曰晝月冷光現卓地計初成卓一下下座
雲居齊禪師法嗣

合十

古

南康雲居契瓌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
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
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
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
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婺州劉氏子僧問

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

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嘗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間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

湏曰雲居甚麼物問着頭恍惚直下便承當
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
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
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

示衆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杭州衛氏子上堂僧問
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
拜師曰却是大眾鈍置闍梨便下座問賊不

金一

十五

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
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溫州周氏子僧問
古人面壁意言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
如何領會師曰禮拜着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

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
怎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州軍清溪清棹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
踐曰你是行脚僧
廬州萬杉廣智棹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山家祇如此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
曰大衆捲聞問寂默為宗時如何師曰設語
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迂迴多少問如何是
最先一句師曰此問在後問世尊拈花意旨
如何師曰你還薦得麼僧云學人不會師曰
多少分明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世
尊三昧師曰何處得這消息問瑞雪滿庭從

何而降師曰莫泄真機問如何是無價寶師
曰甚處得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盡
言隻履兩去問古人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何
不禮拜歸堂問如何是文殊門師曰千聖皆
從此入僧云入後如何師曰想你不識僧禮
拜師曰灼然師乃曰世尊良久迦葉起來白
提馬師繞陞坐百丈出來捲席可謂摩竭陀
令已行不可更教山僧重下注腳然雖如是
久參高士莫訝周遮後學上坐也湏若些精
彩更若繁詞恐不及珍重

明州金鷲虛白棹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
師曰鳥道羊腸問如何是一體師曰駝驢豬

狗僧云恁麼則四生六道去也師曰啞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曰祇聞鶯鳥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堪嗟立雪僧洪州上籃普禪師相國夏竦問百骸俱散船箇是長主人師曰前月二十日離蘄陽口

功臣軒禪師法嗣

蘓州堯峰顥選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應還知起處麼若

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着問凸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未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

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詳論實謂固知去處要知去處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接閣門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弥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

狂走更不忉忉久立珍重

穠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合十一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眾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卷

十一

接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

青山一叢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
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
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
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

退後即噎氣墳胷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
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透義師
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
流無用處問達麼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

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
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參舊時彈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
慚懥於座右莫不祗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
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瑞院曰忽遇
客來如何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
風與境不易醉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
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
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
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兜皆有此話
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
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

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
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
絲毫苟或於此不明徒自吟囀辛苦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含齒戴屐曰恁麼則人人具足
師曰速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
合二十一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
崎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為圓覺流出
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
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
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
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

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南岳福嚴省賢禪師。僧問如何是福嚴境。師
曰盡也。盡不及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
子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因
汝問我也不說。僧云恁麼則實覺分枝去也。
師曰莫亂道。

袁州仰山智齊禪師初參誤禪師。誤問汝是
甚處人。對曰安州人。誤云汝為甚麼却不安
對曰今日轉見病涼。誤云且道強惺惺。師遂
禮拜有頌曰。有口不能言。無舌能解語。惺惺
猶是夢。何處有佛祖。
羅漢祖印行林禪師法語

真州長蘆贊禪師。僧問拈起毒蛇。問
何是喝散白雲底意氣。師曰喫朴餽子爭奈
人天大眾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老僧奉聖旨。開堂僧云恁麼則天
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知恩方解報。問
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費力。僧云恁麼
合二十九
則百雜碎。師曰祇為終日區區。師乃曰起動
大眾。若於佛法中也無可得。伸剖諸人盡是
久參先德。達佛知見不可更教。這裏談禪說
道。實為舉足動步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
經行。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福州支提洛愛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

兒不識庵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臂長衫袖短僧云忽遇客來如何師曰離中虛坎中滿福州靈峰道誠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中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那箇古人恁麼道僧云祇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生師曰不妨具眼僧云千聖不傳方是的一

那乞佛家風青天明月
袁州崇勝道珍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向什麼處見僧云莫祇這是師曰勿交涉綿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六耳不_同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言合道未為真師曰早是不合也袁州仰山擇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子不穢游問如來藏中以何為佛事師曰香風吹萎花僧云皆因今日也師曰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佛師曰真書_是梵字示衆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無生眼中金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間師子未出窓時如何師曰在郁裏曰出窓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總禪師僧問道參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

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湏彌山上堂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
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兩下却天晴更問
箇中意鵠鳩生鵠鷹

二十一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舍土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